

□陈保琳

近来,因多位博主猎奇探险哀牢山,使哀牢山意外出圈并引发讨论。由此,人们不禁想起300多年前的明代地理学家、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,他一生志在四方,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,“达人所之未达,探人所之未知”,其中徐霞客就曾专程去了危险重重的哀牢山。

明神宗万历十四年(1586年),徐霞客出生在南直隶江阴,从小就喜爱旅游,“余髫年蓄五岳志”,青年时期更是立志问奇于名山大川。明万历三十六年(1608年),徐霞客从家乡江苏江阴出发,开始了他遍及全国的地质探险和旅行之旅。

哀牢山坐落在云南保山坝东南方向,“哀牢”在彝语中是“老虎”的意思。哀牢山自古就以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,吸引历代文人骚客前来览胜探险,显然徐霞客也不能缺席。

明思宗崇祯九年(1636年),50岁的徐霞客下决心远征西南探险考察。他在致明代文学家、画家,好友陈继儒的书信中说:“弘祖将决策西游……其地皆豺嗥虎啸,魑魅纵横之区,往返难以时计,死生不能自保,尝恨上无以穷天文之杳渺,下无以研性命之深微,中无以砥世俗之纷沓,惟此高深之间,可以目搗足析。”“弘祖”是徐霞客的名,名儒陈

继儒因他眉宇间有烟霞气,以及早出晚归、伴霞而行,称他为“霞客”,徐弘祖索性就以此为号。

为何会有西南之行?显然,徐霞客这次探险活动的目的是科考,按其《溯江纪源》中所写,应是去查找长江的源头。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:“江、河为南北二经,以其特达于海也。而余邑正当大江入海之冲……生长其地者,望洋击楫,知其大而不不知其远;溯流穷源,知其远者,亦以为发源岷山而已。余初考纪籍,见大河自积石入中国,溯其源者,计其地,去岷山西北万余里,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?岂河之大更倍于江乎?”这是徐霞客一心想到西南地区旅游探险科学考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这一次,徐霞客深入湘西、桂、黔、滇的穷乡僻壤,边陲之地,乃至山高谷深的横断山区,怒江、澜沧江、金沙江三江并流地区探险考察,取得多学科科考丰硕成果,成为17世纪世界上第一位长期从事野外考察的探险家。

徐霞客在滇西一带发现了硫磺塘,也就是如今的腾冲十二景之一“一泓热海”。崇祯十二年(1639年)六月,徐霞客出永昌古城东门,一路绕行青海海,来到东山脚下,开始他的哀牢山之行与探险考察;他还有一个目的,就是要探访想念已久的落水洞。

在《徐霞客游记·滇游日记十》中,他写道:“初二日出东门,溪之自龙泉门灌城而东者,亦透城而出……由岐东北二里,过大官庙,上山,曲折甚峻,二里余,至哀牢寺。寺倚层岩下,西南向,其上崖势层叠而起,即哀牢山也。”

徐霞客来到了哀牢王的地界大官庙。大官庙,既是庙子,又是村名,古时称“哀牢村”,村前建有第八代哀牢王禁高的御花园,包括玉泉、寿桃园、动物园、御茶寺四部分,其中的玉泉是哀牢国的王公贵族游览垂钓之地,徐霞客说“两孔,而中出比目鱼”,说明在这里看到了比目鱼。之后,他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,走了二里多,到了飞檐翘壁的哀牢寺。哀牢寺原是一个溶洞,后历经改建,到了明朝,道士入驻哀牢祠,改塑孔子、老子像,祠又改为寺。哀牢山的“顶崖”之上,徐霞客仔细观察了金井,发现“水皆满而不溢,其深尺余,所谓金井也”。

在哀牢寺吃过饭后,徐霞客沿山崖继续攀登,“顶崖者,石屏高插峰头,南北起两角而中平”,这是徐

霞客在哀牢山山顶看到的景象,在北崖他还发现了一块刻着“安乐”的石碑,“又一碑树北顶,恶哀牢之名,易为安乐焉,益无征矣”,这块石碑解答了为何当地人会将哀牢山称为安乐山的原因,原来是他们不喜欢哀牢这一名字。此外,徐霞客还观察到三崖之间拱出一块平脊,脊中藏有两口井,十分奇特,两口井相隔不远,也很浅,但水满而不溢,“孔如二大履并列,中隔寸许,水皆满而不溢,其深尺余。”因天色已晚,徐霞客下山投宿在附近的村民家中。

六月初三下雨不止,待到雨停他再次出发想要寻找当地人所说的“落水坑”,即落水洞,但遍寻不得,这一路徐霞客记录下了山峦的雄奇与惊险:“东壁甚雄,峡底稍隆起,而水与路影亦俱绝。”山中树林茂密,山崖高低错落,方向难辨,日暮将至徐霞客在此迷失了方向,“二里出峡门,已暮,从昏黑中峻下二里,西南渡一溪桥,又西北从岐逾坡,昏黑中竟迷路。”徐霞客在哀牢山的探险考察收获颇丰,所以他在《徐霞客游记·滇游日记十》中记述比较详细。虽然从他的记载来看,在哀牢山没有遇到较大的险情,可也出现了迷路的险象。

这次西南之行是徐霞客最后一次远途探险出游,在西南长达四年的探险中,沿途所经区域大部分尚未开化,不是深山密林,就是人迹罕至。进入广西、贵州、云南以后更是山险水恶,有时强盗洗劫了他的余资,身无分文,甚至被困十多天的情况都有。饱经磨难的徐霞客感叹道:“穷徒之中,屡遭拐窃,其何堪乎!”

在崇山峻岭、人烟稀少的山区探险求索时,经常是莽棘没膝,山径明灭,扑朔迷离,徐霞客就采取设置路标的办法,以保留返程路途。

这一时期是徐霞客一生旅游考察的高峰期,也是最具成就的时期。考察内容更为广泛,他对岩溶地貌做了详细、全面的考察,对河流水系、山脉走向、火山地热进行探究,形成其地理思想和方法。徐霞客坚持写下的十余篇《滇游日记》,是云南最早、最完整的历史文献记录。

崇祯十三年(1640年),徐霞客到达中缅交界的腾越,即今云南腾冲,不幸身患重病,因足疾无法行走,但他坚持编写《游记》《山志》,基本完成了60万字的《徐霞客游记》。后来,病情加重,是云南地方官员用车船把他送回家乡江阴的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)

“柿”事有味

□王同举

旧时北京四合院中,多植柿树。老舍和梅兰芳所住的院子里,也栽种了柿树。因老舍的院子里有两棵柿树,“丹柿小院”遂成为老舍住所的代称,老舍夫人胡絮青的画室也有了“双柿斋”的雅称。

秋末冬初,柿子树叶红如染,待叶子脱落,红柿满枝。汉代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中有“枇杷燃柿”的记载,柿子树成了古代皇家庭植中的佼佼者。南北朝时期,官方鼓励民众栽种柿子树。据《梁书·沈璃传》记载:“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、四株柿及梨栗。”随着林木培育技术的日益成熟,到了唐宋时期,柿子树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,柿子树成为经济林木中的一员。

宋朝马永卿在《嫩真子》中写道:“仆仕于关陕,行村落间,常见柿树连数里……”在日益萧索的暮秋,柿子树一树火红,成为诗人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。“芦花雁断无来信,柿子霜红满树鸦。”经霜的柿子越发红艳,缀满枝头,与栖息在枝头的乌鸦构成一幅绝美的秋景图。“村暗桑枝合,林红柿子繁。”桑枝交织,柿子火红,给人以宁静而又充满生机的感觉。

梁简文帝十分爱吃柿子,他在《谢东官赐柿启》里写道:“悬霜照采,凌冬挺润,甘清玉露,味重金液,虽复安邑秋献,灵关晚实,无以匹此,嘉名方兹擅美。”在梁简文帝看来,柿子甘甜如玉露,晚秋水果无一可与之媲美。北宋张仲殊也盛赞柿子:“味过华林芳蒂,色兼阳井沈朱。轻匀绛蜡里团酥,不比人间甘露。”



齐白石喜欢画方柿。方柿是一种青灰色、方形的柿子。因“柿”与“事”“世”等字谐音,含有吉祥的寓意,齐白石就在画作上题上“世世平安”之类的吉祥语,借画寓意,借物送福,他还曾一度自喻“柿园先生”。在齐白石的柿子画作中,最有趣的是《六柿图》,图中有六个柿子,错落排布于小篮中,尽显憨态,极富意趣。

柿子刚刚成熟之时,大多会带有涩味,口感不好,这时,就需要用一些方法来去除涩味。北魏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中记载了柿子的去涩方法:“柿熟时取之,以灰汁燥再三,令汁艳,著器中可食。”即使用草木灰掩埋法,对柿子进行干燥去涩处理。在《红楼梦》第86回中写卜世仁的女人:“下地窖掏了草灰里的柿子,洗净了拼个事事如意的果盘,端到西厢窗边偷闲。”卜世仁家里所用的也是草木灰去涩法。谷糠除涩法也是民间传统去涩方法之一,与草木灰去涩法异曲同工,就是将柿子掩藏在谷糠堆中,利用谷糠的温度和湿度,让柿子慢慢脱涩。一般经过几天的时间,柿子就会变得甜美可口。

(本文作者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徐霞客哀牢山科考之行



【字说节气】

古人观秋意趣多

□刘中才

卷帘何事看新月,一夜霜寒木叶秋。秋天意味着花凋叶落,北雁南归,因而常给人萧瑟凄凉之感。古往今来不少文人墨客以秋入诗,用于寄托离愁别绪。正因为“愁”字是心与秋的组合体,在汉字文化的意象里,秋天总是被赋予薄凉之气,并得到人们普遍的心理认同。

实际上,古人对秋天的真实心境并非一个“愁”字所能阐释。相反,古人认为秋天是化归躁动、宁心静气的好时节,是秋雨送爽、养生健身的好月令。因此,当秋天来临时古人并无悲秋之意,而是表现出满怀憧憬的热情,并与丰收在望的自然物象形成高度契合的思想期许。

《淮南子·说山》一文中说,以小明大,见一落叶而知岁之将暮。借一片树叶的颜色变化来俯仰天地万物,尽管没有令人动容的壮怀气势,但这种见微而知著的思想恰是古人遵循物候变迁时序而形成的宇

宙观,并成为古人制定历法、观测季节交叠规律的有益借鉴。正如《逸周书·时训》中所言,立秋之日,凉风至,后五日,白露降,后五日,寒蝉鸣。白露,寒蝉,凉风,当秋天的一抹晚霞映照在天地相接的氤氲里,成为追忆流年往事的载体时,秋有三候的直观表述也在斗转星移的四时节令里徐徐展开。

古人观秋并非只对具象事物进行简单的外部陈述,而是以自然法则为视角,围绕秋天的景致多向度立意。《说文解字》从植物学的角度提出,秋,禾谷熟也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同样指出,秋,擎也,物于此而擎敛也。古人这种观秋而知物的思想观念不但是对生命万物的领悟,更蕴含着辩证哲思。

宋代皇室贵胄深知观秋过后寒意将至,因而会让官中仆人将春日栽于室外盆景里的梧桐移入殿内,立于庭内的太师百官则会高呼:“秋来已。”彼时,梧桐在秋风的微拂下款款落下一片叶子,“一叶知

秋”成为古人表达见秋生情的叙事范式。

观秋不仅局限于简单的直观,还有欣赏之意。清秋的午后,点燃一束清香,静静养神,可谓心旷神怡,再好不过。李清照在《醉花阴》里述说“薄雾浓云愁永昼,瑞脑销金兽”之时,就是在愁苦之中寻求一片淡然的心境。

相比于李清照的孤芳赏内,古人的观秋更在于群芳赏外。宋人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讲,今世人以菊花茱萸为然,浮于酒饮之。而在重阳节来临时,禁中与贵家皆此日赏菊,士庶之家,亦市一二株玩赏。可见,宋朝百姓对于赏菊一事颇有心得。清朝诗人富察敦崇著写的《燕京岁时记》里尤其提到,重阳时节,凡是富贵之家会将数百盆九花山子放置于庭院中。可以想象,数百盆美曰“九花山子”的菊花植于广厦内外,抬眸间满目生辉,悲秋之感多半也会荡然无存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文史专栏作家)